

覆

瓠

集

三

欽定四庫全書

覆瓿集卷五

明 朱同 撰

記

聽泉樓記

石門為歙南之奇觀其山之高而雄者則有方吳危峰
嵯峨突兀出其上峻而奇者則有寶金峰砂子嶺森羅
環列立其傍其水之出也則羣峰攢立擁蔽周迴百折
繞其後其中則平原曠野阡陌縱橫烟樹桑麻鬱然而

青盎然而春不知有山之高原之深也陳氏世居焉以樓名者曰此山曰環翠曰先月曰臨清其他齋閣池亭不可歷舉伯仁陳君又構小樓於大坑上有年矣而未有名之者柔兆敦祥之歲延其從子彥珍課童蒙於其上因遣其子耘夫求名於余余七年前嘗宿是樓展卷披吟終宵不寐聽夫泉之過樓下者其聲泠泠歷歷鏘鏘琅琅如羽衣仙客環珮丁東深有可樂焉者於是名之曰聽泉在易之蒙彖辭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象

傳之辭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腹之下初
出之泉清瑩香潔不汙不滑有類乎童蒙之本心艮少
男也故曰童蒙又坎為耳耳者聽之司也然則伯仁以
斯樓課蒙童而余以是名之得無意乎夫泉之出於山
也蓊然雲根罅然石隙泓乎其出於中涓涓滴滴不息
不竭激於石也則金石其聲滙於坎也則圭璧其形津
津源源以達於江海之茫洋浩蕩而人不能窺其涯際
者此泉之本也聽者於此有契焉則有以知夫此心之

靈虛明洞徹靜則主於敬以養育其所得動則勇於義以果敢其所行孳孳不息以至德被生民功加後世者即此童蒙之心而非有假於外也雖然不可以概論也迨夫春霖驟至羣潦畢集則斯水也自高而注勢如建瓴西射東衝而東於兩岸之隘不得逞其欲於是滂沱激怒聲如奔雷咫尺之間驚心駭目若是者乃溝渠之暴漲雨後之洪流而非泉之本然者也善聽者於斯則必有所擇矣旣以名樓遂書而記之

石門讀書圖記

闕逢執徐之歲端木孝友孝思侍其尊人以善公官於新安受業於先子以怡怡之情無切偲之道資敏而志堅學勤而行篤方將交相贊勉而期其底於有成也俄而先子歲受朝命往來在道繼而入翰林知制誥不得卒其講授之業於家而孝友孝思亦且從其尊人之官江右矣屠維作噩先子始得請而歸明年以疾終於正寢又明年僕不能辭郡邑之貢斬焉哀經而來京師獲

會其尊人於朝餘而訪孝友于書室慰問惻怛之誠琢磨懇到之意溢乎言表於是有以見其志愈堅行彌篤而誠無負乎師友期待之意也居無何僕得終喪之請歸且有日孝友別於客邸謂僕曰頃自侍親江右繼居浙右於今七載雖道里悠遠音問濶疎然教誨淳勤言猶在耳石門書樓環山帶水講授之所几案之間未嘗不日接於目而存諸心然猶慮夫不克卒業以墜家聲而負先師遺訓是懼子能為某圖而記之俾日見而猛省

焉是亦庶乎為學之一助與僕於文固所不能而於畫
尤非素習加以哀感熏心奔馳少暇豈有心乎筆硯者
然義不得辭因其長兄孝芳訪僕林下而書以寄焉夫
學者窮理致知以為修己治人之本也天地萬物之理
具乎性分苟非學以究之亦何由周知其說以為力行
之地哉故既博學於文矣必約之於踐履之實焉非徒
操觚弄筆抽黃對白而已也子之尊人以其問學文章
措諸行事踐履端方歷練周悉遐邇咸知於過庭之際

講之明而守之素矣又何待於他人言乎昔子貢以文辭稱夫子教以一貫之道及其方人則自以為不暇斯言也先聖之遺訓而子之家學也敢舉是說以為贈孝芳以其二弟修習之勤而尊人居官屢乏也不暇問學而往來經紀其家斯誠得為學之本與

休寧縣重建鼓樓記

會稽杜君貫道宰海陽之明年政平廢舉民既悅服迺即其故址重建鼓樓於官署前其邑民某等具述公重

創之故與夫經營施設之方徵文刻石以志永久僕嘗稽之周官挈壺氏軍事縣壺以叙櫟則司馬掌之鼓人軍旅夜鼓鼙則司徒掌之二者俱施之軍旅者也至司寤氏掌夜時禦晨行禁宵行夜遊而屬之司寇是則王城之官意者當時侯國亦必有是而後世凡城若邑必有壺漏之水五夜之鼓樓於署前以總之者蓋本是職復兼二者而有之歟夫明時聽政禁暴禦奸一視聽齊衆庶者王政之先務也重黎分司羲和分職聖人所以

順天時授人事不為不重矣後世乃視為不急之察亦獨何哉此公所以構樓之意也楹之數若干高若干延若干袤若干因故趾仍舊制不華飭以美觀不因循以就圯此公構斯樓之宏規也考民之趨事而等其殿最明約束罰怠頑以供瓦木百工之費不動編民不糜國用政舉而勸懲立樓成而民不知一舉而兩得焉此又公設施經營之有道也左游仙右靈鳥松羅拱其北顏公峙其南前乎此未嘗見也今始奮峻起伏吞吐雲烟圍平野

接霄漢若將環繞峙立以聽命於斯樓者闐闐之集蜂
房蟻陣凭欄一覽萬狀呈露此樓成之勝概也斯樓也
固足以見公為政之大端矣彼食焉而怠若事吏胥之
弊不革貧富之後不均一有所徵事未集而民已病視
公之事寧不怵怩於中乎斯樓之毀者屢矣歲乙酉前
朝吳興唐子華來宰是邑遂鼎新之不幾載而復毀至
今始遇公焉二公俱浙產也斯樓之遭豈偶然也耶昔
子游宰武城以得澹臺滅明為喜僕於是邑為桑梓之

鄉於公固所敬慕然竊取昔人遺意非公事未嘗一見
又公善政之施民有頌聲上有大比亦非僕固陋所能
悉書第此一舉亦足見公之為政之先務得設施之良
法且因邑民之請不可以莫之記也於是乎書

練溪閒居記

中菴余公信卿承世胄之貴重釣要之權亦既有年洪
武六年以老得請奉旨居新安新安練溪大源即揚之
水也出績溪縣大尖山澎湃湍激曲折東流繞郡城西

會四水南流以入新安江郡城之立跨山依水以為固
公之居在城之西偏南面水陰之山曰城陽唐方外許
宣平隱所也遠望喬松數本在山巔之四遺址存焉重
岡疊嶂枝聯秀拔踴躍後先以列乎前古寺樓觀林陰
塔影嵐光翠靄入戶侵簷不知有城郭之隔市廛之囂
也公平居無事則圖書在几披吟紬繹以養性情而消
永日客至則整冠對坐談今古論人物道典故鏘金戛
玉足以廣見聞聳觀聽令人傾耳不倦每風日佳好則

幅巾野服杖履逍遙與二三友士俯練溪之清流登水
西之梵剎探城陽故趾以求方外之遺蹤陟紫陽高巔
以訪考亭之餘蘊或據怪石或坐長林唱和吟嘯日暮
忘返人遠而望之但見其形超興逸若寫神仙於圖畫
而其中所存之洒然者固不得而知之也僕間嘗造其
居公輒接納談笑或置酒雖不自嗜飲而酬酢不厭其
寬和接物類如此殆忘軒冕之貴而尚道義之高者歟
時劉時中素慕公高風因令邑士邵某圖其閒居之趣

與文士歌咏之而公又俾僕記其概僕惟襄陽公舊鎮也峴山高陽池昔人遊觀之勝豈特倍蓰於練溪而公獨眷戀於是者何哉蓋襄陽形勢之地英雄之所必爭是以南北有事往往則為名藩重鎮實扼巴蜀之門戶控江漢之領袖而規中原之咽喉也昔關公乘勝據有而孟德幾欲遷避羊祜卧鼓不戰而吳人已為寒心此豪傑之士割據覬覦之雄圖騷人墨客感今懷古之壯觀而非端居嘉遯之所也徽之為郡介乎萬山僻在一

隅豪傑之所不屑而山秀水環泉清石潔足以清心娛
目全身避世是以黃山之嵯峨紫陽問政之宏衍多為
仙逸棲遊之地公見先斷果勇退急流在易所謂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者視功名富貴何如也然則孰使其盤桓
眷戀於斯而忘故土之勝者其必以是也夫旣為記已
又從而歌之歌曰練之溪揚之水源淙淙流瀾瀾結茅
屋臨清泚泛余舟兮漁梁振余袂兮城之陽望峴首兮
慎無懷乎故鄉